

詩人玉屑

詩 人 玉 屑

下

[宋] 魏慶之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詩人玉屑卷之十四

謫仙

千載獨步

李陽冰云：太白不讀非聖人之書，恥爲鄭衛之作，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。凡所著述，言多諷興。自三代以來，風騷之後，馳驅屈宋，鞭撻揚馬，千載獨步，惟公一人。故王公趨風，列岳結軌，羣賢翕集，如鳥歸鳳。盧黃門云：陳拾遺橫制短波，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。詩體尙有梁、陳宮掖之風，至公大變，掃地併盡，古今文集，遏而不行。唯公文章，橫被六合，可謂力敵造化歟。

論太白人物

東坡云：李太白，狂士也，又嘗失節於永王璘。此豈濟世之人哉，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，不亦過乎。曰：士固有大言而無實，虛名不適於用者，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。士以氣爲主。方高力士用事，公卿大夫爭事之，而太白使脫韓殿上，固已氣蓋天下矣。使之得志，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，其肯從君於昏乎。夏侯湛贊東方生云：『開濟明豁，包含宏大。陵轢卿相，嘲哂豪傑。籠罩塵前，蹈藉貴勢。出不休顯，賤不憂戚。戲萬乘如僚友，視儔列如草芥。雄節邁倫，高氣蓋世。』

可謂拔乎其萃，游方之外者也。』吾於太白亦云。太白之從永王璘，當由迫脅。不然，璘之狂肆寢陋，雖庸人知其必敗也。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，而不能知璘之無成，此理之必不然也。吾不可以不辨。

驚動千古

六一居士云：『落日欲沒岷山西，倒着接羅花不迷。襄陽小兒齊拍手，大家齊唱白銅鞮。』此常言也。至於『明月清風不用一錢買，玉山自倒非人推。』然後見太白之橫放。所以驚動千古者，固不在此乎。

氣蓋一世

如『曉月出天山，蒼茫雲海間。長風一萬里，吹度玉門關。』及『沙墩至梁苑，二十五長亭。大舶夾雙櫓，中流鵝鸛鳴。』之類，皆氣蓋一世。學者能熟味之，自然不淺矣。童蒙訓

論太白作詩

太白以峭訐矯時之狀，不得大用，流斥齊魯。眼明耳聰，恐貽顛踣。故狎弄杯觴，沈溺麴蘖，耳一淫樂，目混黑白。或酒醒神健，視聽銳發，振筆着紙，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，使之涓潔飛動；移於草木禽魚，使之妍茂褻擲；移於閨情邊思，使之壯氣激人，離情溢目；移於幽巖邃谷，使之

遶歷物外，爽人精魄；移於車馬弓矢，悲憤酣歌，使之馳騁決發，如睨幽并，而失意放懷，盡見窮通焉。沈光李白酒樓記

見古人用意處

山谷言：學者不見古人用意處，但得其皮毛，所以去之更遠。如『風吹柳花滿店香』，若人復能爲此句，亦未是太白。至於『吳姬壓酒勸客嘗』，『壓酒』字他人亦難及。『金陵子弟來相送，欲飲不飲各盡觴』，益不同。『請君試問東流水，別意與之誰短長』，至此乃真太白妙處，當潛心焉。故學者先以識爲主。禪家所謂正法眼，直須具此眼目，方可入道。詩眼

百世之下想見風采

太白歷見司馬子微、謝自然、賀知章。或以爲可與神遊八極之表，或以爲謫仙人，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。後世詞人狀者多矣，亦間於丹青見之，俱不若少陵『落月滿屋梁，猶疑照顏色』。熟味之，百世之下，想見風采。此與李白傳神詩也。西清詩話

人中鳳凰麒麟

太白豪放，人中鳳凰麒麟。譬如生富貴人，雖醉著暝暗吟藝中作無義語，終不作寒乞聲。山谷

歌詩

李白歌詩，度越六代，與漢魏樂府爭衡。黃魯直

逸詩

新安水西寺，寺倚山背，下瞰長溪，太白題詩斷句云：『檻外一條溪，幾回流碎月。』今集中無之。漁隱

奇語

東坡云：『湘中老人讀黃老，手援紫籙坐碧草。春至不知湘水深，日暮忘卻巴陵道。』唐末有人見作是詩者，詞氣殆是李謫仙。予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，字則顏魯公也。墨迹如未乾，紙亦新健。其詩云：『朝披夢澤雲，笠釣青茫茫。』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。茗溪漁隱曰：太白此詩中復云：『暮跨紫鱗去，海氣侵肌涼。』亦奇語也。

雲煙中語

太白仙去後，人有見其詩，略云：『斷崖如削瓜，嵐光破崖綠。天河從中來，白雲漲川谷。玉案勅文字，世眼不可讀。攝身凌青霄，松風吹我足。』又云：『舉袖露條脫，招我飯胡麻。』真雲煙中語也。西清詩話

晦庵謂太白聖於詩

李太白非無法度，乃從容於法度之中，蓋聖於詩者也。

晦庵論太白詩

李太白天才絕出，尤長於詩，而賦不能及魏晉。獨鳴皋歌一篇近楚詞。然歸來子猶以爲白才自逸蕩，故或離而去之者，亦爲知言云。

陳光澤見所藏廣成子畫像，偶記李太白詩云：『世道日交喪，澆風變淳原。不求桂樹枝，反棲惡木根。所以桃李樹，吐華竟不言。大運有興沒，羣動若飛奔。歸來廣成子，去入無窮門。』因寫以示之。今人捨命作詩，開口便說李杜，以此觀之，何曾夢見他脚板耶。

瀑布詩

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：『日照香爐生紫煙，遙看瀑布挂長川。飛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銀河落九天。』東坡美之，有詩云：『帝遣銀河一派垂，古來惟有謫仙詞。』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：『海風吹不斷，江月照還空。』磊落清壯，語簡而意盡，優於絕句多矣。漁隱

夜懷詩

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：『我尋青蓮宇，獨往謝城闕。霜清東林鍾，永白虎溪月。天香生虛空，天樂鳴不歇。宴坐寂不動，大千入毫髮。湛然冥真心，曠劫斷出沒。』予因思靜勝境中，當有自

然清氣，名曰天香，自流清音，名曰天樂。予故以聞靈響自爲天籟，亦取天籟之義。此蓋唯變所適，不可致詰也。法藏碎金

辨集中有非李白之作

今太白集中，有歸來乎、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，決非太白作。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己輩詩也。余舊在富陽，見國清院太白詩，絕凡近。過彭澤興唐院，又見太白詩，亦非是。良由太白豪俊，語不甚擇，集中亦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，故使庸妄者敢耳。若杜子美，世豈復有僞撰耶。余嘗舟次姑熟堂下，讀姑熟十詠，怪其語淺近，不類李白。王平甫云：此李赤詩也。亦見柳子厚集，自比李白，故名赤。其後爲廁鬼所惑以死。今觀其詩止此，則其人心疾久矣，豈廁鬼之罪也。茗溪漁隱曰：東坡此語，蓋有所譏而云。東坡

不主故常

余評李太白詩，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，無首無尾，不主故常，非墨工塹人所可擬議。山谷

太白之學本出縱橫

太白之從永王璘，世頗疑之。唐書載其事甚略，亦不爲明辨其是否。獨其詩自序云：『半夜水軍來，潯陽滿旌旗。空名適自誤，迫脅上樓船。從賜五百金，棄之若浮煙。辭官不受賞，翻謫夜

郎天。』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。蓋其學本出從橫，以氣俠自任。當中原擾攘時，欲藉之以立奇功耳。故其東巡歌有『但用東山謝安石，爲君談笑靜胡沙』之句。至其卒章乃云：『南風一掃胡塵靜，西入長安到日邊』亦可見其志矣。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，固未必有成功。而知人料事，尤其所難。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，而欲仰以立事，不能如孔巢父、蕭穎士察於未萌，斯可矣。若其志亦可哀已。蔡寬夫詩話

白不識理

李白詩類其爲人，俊發豪放，華而不實，好事喜名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。語用兵則先登陷陣，不以爲難；語遊俠則白晝殺人，不以爲非；此豈其誠能也。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，遇讒而去，所至不改其舊。永王將去江淮，白起而從之不疑，遂以放死。今觀其詩固然。唐詩人李杜稱首，今其詩皆在。杜甫有好義之心，白所不及也。漢高祖歸豐沛，作歌曰：『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』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，帝王之度固然，發於中而不自知也。白詩反之，曰：『但歌大風雲飛揚，安用猛士守四方。』其不識理如此。老杜贈白詩有『重與細論文』之句，謂此類也哉。蘇子由

李杜

誠齋謂李神於詩，杜聖於詩

詩人之詩，唐云李、杜，宋言蘇、黃。蘇似李，黃似杜。蘇、李之詩，子列子之御風，無待乎舟車也。黃、杜之詩，靈均之乘桂舟、駕玉車，有待而未始有待也。無待者神於詩歟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，聖於詩歟。文集

一世冠

唐三百年，言詩則杜甫、李白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。文藝傳序

杜甫光掩前人，後來無繼

或問王荊公云：公編四家詩，以杜甫爲第一，李白爲第四，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。公曰：白之歌詩，豪放飄逸，人固莫及，然其格止於此而已，不知變也。至於甫，則悲懽窮泰，發斂抑揚，疾徐縱橫，無施不可。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，有綿麗精確者，有嚴重威武，若三軍之帥者，有奮迅馳驟，若泛駕之馬者，有淡泊閑靜，若山谷隱士者，有風流醞藉，若貴介公子者。蓋其詩緒密而思深，觀者苟不能臻其闢奧，未易識其妙處，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。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，

而後來無繼也。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，斯言信矣。或者又曰：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，反爲白所誚。公曰：不然。甫贈白詩，則云『清新庾開府，俊逸鮑參軍。』但比之庾信、鮑照而已。又曰：『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陰鏗。』鏗之詩又在鮑、庾下矣。飯顆之嘲，雖一時戲劇之談。然二人者，名既相逼，亦不能無相忌也。 遜齋閒覽

二公優劣

太白：『辭粟臥首陽，屢空飢顏回。當代不飲酒，虛名安在哉。』君不見梁王池上月，昔照梁王尊酒中。梁王已去明月在，黃鶴怨解啼春風。分明感激眼前事，莫惜醉臥桃園東。』又『平原君安在，科斗生古池。坐客三千人，而今知有誰。』君不見孔北海，英風豪氣今何在。君不見裴尚書，土墳三尺蒿藜居。』此類者尙多。愚謂雖累千萬篇，只是此意，非如少陵傷風憂國，感事觸景，忠誠激切，寓蓄深遠，各有所當也。子美除草云：『草有害於人，曾何生阻脩。芒刺在我眼，焉能待高秋。』其憤邪嫉惡，欲芟夷蘊崇之以肅清王所者，懷抱可見。臨川有『勿去草，草無惡，如比世俗俗浮薄。』此方外之語，異乎農夫之務去也。遊山寺云：『雖有古殿存，世尊亦蒙埃。山僧衣藍縷，告訴棟梁摧。』本卽所賦事，自然及於乘輿蒙塵，股肱非材之意，忠義所感，一飯不忘君耶。 碧溪詩話

思蹟深遠

元稹作李杜優劣論，先杜而後李。韓愈不以爲然，作詩曰：『李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。不知羣兒愚，何用故謗傷。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』爲微之發也。元稹自謂知老杜矣，其論曰：『上該曹、劉，下薄沈、宋。』至退之則曰：『刺手拔鯨牙，舉瓢酌天漿。』夫高至於酌天漿，幽至於拔鯨牙，其思蹟深遠宜如何，而詎止於曹、劉、沈、宋之間耶。隱居詩話

文章心術

世俗誇太白賜床調鼎爲榮，力士脫靴爲勇。愚觀唐宗，渠於白豈真樂道下賢者哉。其意急得豔詞嫖語，以悅婦人耳。白之論撰，亦不過爲『玉樓』、『金殿』、『鴛鴦』、『翡翠』等語，社稷蒼生何賴。就使滑稽傲世，然東方生不忘納諫，況黃屋旣爲之屈乎。說者以謀謨潛密，歷考全集，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，一何鮮也。力士閹闥腐庸，惟恐不當人主意，挾主勢驅之，何所不可，脫靴乃其職也。自退之爲『蚍蜉撼大木』之喻，遂使後學吞聲。余竊謂如論其文章豪逸，真一代偉人。如論其心術事業，可施廊廟，李杜齊名，真忝竊也。碧溪詩話

草堂

墓誌銘元稹作

余讀詩至杜子美，而知古人之才，有所總萃焉。始唐虞時，君臣以賡歌相和，是後詩人繼作。歷夏、商、周千餘年，仲尼緝拾選練，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，其餘無聞焉。騷人作，而怨憤之態繁；然猶去風雅日近，尙相比擬。秦漢以來，採詩之官既廢，天下俗謠民謳，歌頌諷賦，曲度嬉戲之詞，亦隨時間作。至漢武帝賦柘梁詩，而七言之體具；蘇子卿、李少卿之徒，尤工爲五言，雖句讀、文律各異，雅鄭之音亦雜；而詞意闊遠，指事言情，自非有爲而爲，則文不妄作。建安之後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，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，往往橫槊賦詩，故其適壯抑揚，怨哀悲離之作，尤極於古。晉世風概稍存；宋、齊之間，教失根本，士以簡慢矯飾相尙，文章以風容色澤、曠精清爲高，蓋吟寫性靈，流連光景之文也，意義格力無取焉。陵遲至梁、陳，淫豔刻飾，佻巧小碎之極，又宋、齊之所不取也。唐興，學官大振，歷世之文，能者互出。而又沈、宋之流，研練精切，穩順聲勢，謂之律詩。由是而後，文變之體極焉；而又好古者遺近，務華者去實；效齊、梁則不逮於晉、魏，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；律切則骨格不存，閑暇則纖穠莫備。至於子美，所謂上薄風雅，下該沈、宋，言奪蘇、李，氣吞曹、劉；掩顏、謝之孤高，雜徐、庾之流麗；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人人之所獨專。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，尙不知貴其多乎哉！苟以爲能，無可不可，則詩

人已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是時山東人李白，亦以奇文取稱，時人謂之李杜。余觀其壯浪縱恣，擺去拘束，模寫物象，及樂府歌詩，誠以差肩於子美，至若鋪陳終始，排比聲韻，大或千言，次猶數百，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，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，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，況堂奧乎！若溪漁隱曰：宋子京作唐史杜甫贊，秦少游作進論，皆本元稹之說，意同而詞異耳。

宋子京贊

唐興，詩人承陳隋風流，浮靡相矜；至宋之間、沈佺期等，研揣聲音，浮切不差，而號律詩，競相沿襲。逮開元間，稍裁以雅正，然特華者質反，好麗者壯遠；人得一概，皆自名所長。至甫，渾涵汪茫，千彙萬狀，兼古今而有之；他人不足，甫乃厭餘，殘膏賸馥，沾丐後人多矣。故元稹謂：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甫又善陳時事，律切精深，至千言不少衰，世號詩史。昌黎韓愈，於文章少許可；至歌詩獨推曰：『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』誠可信云。

少游進論

杜子美之於詩，實集衆家之長，適當其時而已。昔蘇武、李陵之詩，長於高妙；曹植、劉公幹之詩，長於豪逸；陶潛、阮籍之詩，長於沖澹；謝靈運、鮑照之詩，長於峻潔；徐陵、庾信之詩，長於藻麗。子美者，窮高妙之格，極豪逸之氣，包沖澹之趣，兼峻潔之姿，備藻麗之態，而諸家之作

所不及焉。然不集諸子之長，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。豈非適當其時故耶！孟子曰：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；孔子，聖之時者也；孔子之謂集大成。嗚呼，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者歟！

冷齋魯豈序

騷人雅士，同知祖尙少陵，同欲模楷聲韻，同苦其意律深嚴難讀也。余謂少陵老人，初不事艱澀，左隱以病人，其平易處，有賤夫老婦初可道者。至其深純宏妙，千古不可追迹，則序事穩實，立意渾大；遇物寫難狀之景，紆情出不說之意；借古的確，感時深遠，若江海浩漾，以泓切，大水貌。風雲蕩汨，蛟龍黿鼉，出沒其間，而變化莫測，風澄雲霽，象緯回薄，錯峙偉麗，細大無不可觀。又云：其竄遯高聳，則若鑿太虛而噉萬籟；其馳驟怪駭，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；其直截峻整，則若儼鈎陳而界雲漢。樞機日月，開闔雷電，昂昂然神其謀，挺其勇，握其正，以高視天壤，趨入作者之域，所謂真粹氣中人也。公之詩，支而爲六家：孟郊得其氣餒，張籍得其簡麗，姚合得其清雅，賈島得其奇僻，杜牧、薛能得其豪健，陸龜蒙得其贍博，皆出公之奇偏爾，尙軒然自號一家，赫世烜俗。後人師擬不暇，矧合之乎！風雅而下，唐而上，一人而已。是知唐之言詩，公之餘波及爾。

王彥輔序

唐興，承陳、隋之遺風，浮靡相矜，莫崇理致。開元之間，去雕篆，黜浮華，稍裁以雅正，雖絢句繪章，人得一概，各爭所長。如太羹玄酒者，則薄滋味；如孤峯絕岸者，則駭廊廟；穠華可愛者，乏風骨；爛然可珍者，多玷缺。逮至子美之詩，周情孔思，千彙萬狀，茹古涵今，無有端涯。森嚴昭煥，若在武庫，見戈戟布列，蕩人耳目。非特意語天出，尤工於用字；故卓然爲一代冠，而歷世千百，膾炙人口。

半山老人畫像贊

吾觀少陵詩，謂與元氣侔。力能排天幹九地，壯顏毅色不可求。浩蕩八極中，生物豈不稠！醜妍巨細千萬殊，竟莫見以何雕鏤。惜哉命之窮，顛倒不見收。青衫老更斥，餓走半九州。瘦妻僵前子仆後，穰穰盜賊森戈矛。吟哦當時時，不廢朝廷憂。嘗願天子聖，大臣各伊周。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，不忍四海赤子寒飢飢。傷屯悼屈止一身，嗟時之人我所羞。所以見公像，再拜涕泗流。推公之心古亦少，願起公死從之遊。

三百篇之後便有子美

六經之後，便有司馬遷；三百五篇之後，便有杜子美。六經不可學，亦不須學；故作文當學司

馬遷，作詩當學杜子美。二書亦須常讀，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。唐子西語錄

老杜似孟子

孟子七篇，論君與民者居半，其欲得君，蓋以安民也。觀杜陵詩云：『窮年憂黎元，嘆息腸內熱。』又云：『誰能叩君門，下令減征賦。』寄梅學士詩：『幾時高議排金門，長使蒼生有環堵。』茅屋爲秋風所破歌：『安得眼前突兀見此屋，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。』見其志，大庇天下，仁心廣大，真得孟子之所存矣。東坡問老杜何如人，或言似司馬遷，但能名其詩耳；吾謂老杜似孟子，蓋原其心也。碧溪

晦庵論杜詩

杜詩初年甚精細，晚年曠逸不可當，如自秦川入蜀諸詩，分明如畫，乃其少作也。杜甫夔州以前詩佳，夔州以後，自出規摹，不可學。

陵陽論詩能盡寫物之工

杜少陵詩云：『兩箇黃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。』王維詩云：『漠漠水田飛白鷺，陰陰夏木囀黃鸝。』極盡寫物之工。後來唯陳無己有云：『黑雲映黃槐，更著白鷺度』，無愧前人之作。

室中語